

217526

炉匠老大

LUJIANG LAODA

朱普平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72
P

大 老 匠 爐

朱 贊 平 著

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

1963年·沈阳

目 次

爐匠老大	1
三胆師傅远征記	20
去南方之前	42
同戴藍帽的姑娘相遇	52
“老提前”的故事	65
愛慕	78
路上的旗手	88
小叶同志	100
下班之后	109
剛毅頑強的人	117
趙風岩	129
爐前的故事	141
在龍門陣地區發現的人	149
后記	157

爐匠老大

入冬，风向一变，我屋里那座日本式的“別魯达”煤爐，就不好燒，总冒烟。我动手修了几回，也沒修好。那天下班，住在我隔壁的齐工程师，向我說：“老赵，我跟爐匠老大說过了，他說今晚来，帮你修修爐子。”

說到爐匠老大，我兴奋极了。爐匠老大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呀！我們冶金設計院筑爐科的同志，經常提起他，有时是在設計爐型的时候，有时是在什么會議上，大家总是彼此提醒着說：“設計可要認真啊！弄出点差錯，可抗不住爐匠老大的罵……”

黑白清楚。爐匠老大在我們設計工作中，是占着“挑毛挑刺”的地位，你要不听邪，他动完手术，就給你甩来几张刺眼的大字报，叫你弯不下腰去，揚臉瞧瞧。

去年，我初来科里工作时，对于爐匠老大这个人，真是有点琢磨不透；他只是个跟爐火打交道的爐匠，哪里会管得了这么宽？但后来我在工作中跟爐匠老大碰过几次头，才漸漸摸到了他的底細。

这个爐匠老大，名不虛傳，真称得上是“万爐通”呢，

是爐匠這行的“寶貝”。不論是高爐、平爐、洋爐子、土爐子，……都被他那兩只常帶泥巴的大手摸的透熟。只要爐子在設計上出了什麼星星点点的毛病，他不單是挑我們的差錯，還一定要親手開膛剖腹，打針下藥，解除了病根子才罷休。

有一次，他連夜在煉鋼廠修爐子，發現煙道過窄了，煤氣不暢通，散熱不均，無形中延長了熔煉時間。爐匠老大罵我們一句“胡來”之後，就噉噉地從爐台上跑走了。大伙見他這個勢頭，一定是要找筑爐科算賬了，都忙著喊道：“老大，算了吧！生米已煮成熟飯，找他們不是大瞪兩眼么！”

可是爐匠老大沒听喝，一頭跑進調度室，直接打電話給護爐技師，對著耳機，張口就說：“你是總管，得向你請示一下啊！你說，現在我們國家是多麼需要鋼鐵啊！可是爐子搞不好，要耽誤多少煉鋼時間？我的意見，快把煤道改寬點吧。……”

護爐技師一听這話，忙說：“這是筑爐科同志的毛病，得找他們算賬。”

爐匠老大說：“哎！先別他們你們的，咱們一塊把煙道改好，然後再坐下來算賬！”

當爐匠老大征求技師同意之後，就立時把煙道改修了。改煙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特別還是在炎熱的夏天里，煙道里缺空氣不說，還漆黑，拉上几盞燈，象是几点紅火。連黑帶悶，憋的老大渾身的汗不斷流。

事情過後，爐匠老大給我們科甩來一張大字報，並又領

我們科里的同志，到爐上去，詳詳細細地講述了他的意見。我們听起来，沒有一個人不心悅誠服的。

在今年開春大鬧技術革新運動的時候，我們科里決定聘請爐匠老大作顧問。這一下子，倒把爐匠老大吓回去了，直咧着嘴，跟別人嘀咕着：

“簡直胡來！做門檻的材料做不了門框，咱還能當顧問？這不是捉弄人么！”

今晚爐匠老大要來為我修爐子，不由使我想起一件事，說：

“老齊！最近煉鋼廠開展優質高產運動，鬧的熱火朝天，還跟冶金爐修理廠開展了叫號賽。爐匠老大頭一個跳上了比武台說，他們一定要把維修爐子作為自己首要的任務，要修的好、修的及時，保證平爐連創高產。聽說這幾天，老大正準備提什麼‘護爐上門’的維修方法呢！這麼忙，他能有時閒來？”

老齊說：“他說來就能來，頂認真了。再說輪流下放，明天就該你到他們修爐班去，老大再忙，也一定會抽點時間，關照關照你。”

我愛人沖我笑着說：“這麼熱心的老師傅怎麼好管人家叫外號呢？”

我笑着說：“‘爐匠老大’，叫起來親熱，要改口叫他徐師傅，那反倒顯着疏遠了。”

我爱人又問：“怎么叫他老大呢？”

这下子把我問住了。平常沒細心，我真不知道“老大”兩字的“典故”出在哪里。我回头問齐工程师，齐工程师笑了，用手点点我說：“連这个你都不知道？可真是書面朋友，不是人家厂子人了。”接着，齐工程师就心情得意地給我們講开了。

說爐匠老大，本名叫徐庆福，从前是山东海阳县一带馳名的爐匠。他給旁人家修爐盘灶，有时給他一頓酒喝就算付了工錢。可当村里的地主用着他，那是一口高价。地主想从外村請个高明的爐匠，来晒老大的干，哪知外村的爐匠，平日都和老大相处的挺好，地主不付老大的那个一口咬定的价碼，誰也不玩活。地主气得把老大找来，喝問道：“你这个旁小子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长相？就敢眼中沒太爷，在十里方圓摆老大？”爐匠老大說：“哪怕他千岁爷呢，沒咱爐匠，他也休想埋鍋造飯。……”地主老羞成怒，开口大罵，“你娘的，还摆老大？”从此干爐匠这行的人，都改口称他“老大”了。老大惹恼了地主，在村里村外混不下去了，就闖进关东，入厂当上爐匠。因为老大不服鬼子的打罵，动不动就給鬼子个眼色看，不是暗中把爐子、工具搞坏了，就是跟鬼子面对面干上一仗。弟兄們見他天不怕地不怕，都說：“老徐，你真称得起老大！”解放后，冶金爐修理厂开始恢复生产的时候，鍋爐上缺块仪表，一时誰也搞不到貨。老大却說：“怎么也不能叫这玩艺耽誤了生产呀！一块表，我

包下了。”这话誰也不信以为实，都觉着老大是吹牛，开玩笑。哪成想，老大心里可落实呢。老大知道他老岳父在伪满时是鍋爐工，光复那陣从厂里拿回家一块仪表，权当鬼子发给他的工錢，但又怕人发现，就把仪表埋在房前菜地了。这回厂子需要，老大也沒做做思想工作，那天夜里，他就偷偷地把仪表挖出来，献給了厂子。大伙一見，說：“你成！把老丈人也熊了，真是老大！”于是“老大”二字，更被人叫响了，再和他的职业二字合而为一，便成了“爐匠老大”。

齐工程师这么风趣的一談，我爱人听完，急着說：“真是好师傅。可是人家来了，我們得好好招待招待呀！他喜欢吃点什么？”

“酒。”齐工程师說。

于是我爱人在厨房里張罗开了，酒呀菜呀一齐来，单等爐匠老大来的时候，好为他解解寒气。

孩子大人忙活了一陣，都快夜里十点了，爐匠老大也沒朝面。我爱人泄气地說：“人家那么忙，不会来了。”我看看鬧表，又看看窗外的风雪，也說：“是啊，太晚了……”

我躺在床上，只觉着窗外的风雪，刮得越来越猛烈，一扇不牢固的玻璃窗，吹的呱嗒呱嗒直响，身子也越发觉得冷起来。

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我被一陣突然地、輕微地敲門声吓醒了，伸手把灯揷亮，看看表，正是下半夜一点。这个时候还

有人来？忙喊了一声：“誰？”

沒有人回話。我轉身下了地，警惕地把門开了一道縫，猛听門外有人欢笑地說了一句：

“怕啥？我是老大。”

只这一句話，就把我們这半边樓的人全惊醒了。老齐穿着皮底拖鞋，踢踢嗒嗒走过来，赶紧与老大寒暄着。我爱人下了地，象迎接贵宾一样，在迎接着爐匠老大的光临。

爐匠老大緩緩地走进屋，只見他身上穿的那件老山羊短皮袄，挂着碎小閃亮的冰花；头上戴的那頂护耳皮帽子，把个臉捂的严严实实，光露着两只眼睛。他背着一个工具兜子，两肩落滿了雪花，从嘴里还不住地往外吐着寒气。看爐匠老大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情，倒象是我們家里常来的熟客。他向我笑了笑，又向我爱人点点头，随手把帽子摘掉了，用手搓搓秃頭頂。

在屋內的灯光下，爐匠老大的面孔、身材，一下子都显得十分清楚了。他个子比較矮，但胸高、肩寬，滿面紅光，不失掉“魁梧”二字。他虽然是五十开外的人，可額上的皺紋寥寥无几，看上去算得上老当益壮了。

我忙客气地說：“老大师傅，天这么晚啦，你怎么还赶来了？”

老大說：“哪里会想到这么晚来，只是班上临时开个小会，一扯起工作就耽誤了。”

爐匠老大望望牆上的白霜，关切地說：“这冷冷的屋

子，会冻病的呀！”于是他放下工具兜子，蹲在爐前，朝爐里望望，回头就是一句：

“你們当工程师、技术員的。啊，連个爐子也修不好，情願冻病，上不了班？”

老齐臉紅地說：“老大，在修爐方面，你是专家，別人比不得。”

“嘿，我看哪，你們多在泥水里滾滾就成了。”

老大說着，又圍着爐子細心地查看了一遍，又把耳朵貼進爐門，不象其他爐匠檢修爐子那樣，用手錘把爐膛敲的灰塵四起，他只是靜心地听着从上边烟道傳來的風聲，然後向我說：

“是烟道有毛病啦！”

他說着，提着手錘，走到外屋，把爐后的牆面磚，輕輕敲掉了一塊。這時，我才發現，有一塊不容易被人發現的立磚脫落了，擋住了通風口，怪不得憋烟犯風呢。爐匠老大把它取出來，托在掌上，輕輕拋起，又重砌在原處了。

爐匠老大的經驗真算到了家，只瞄上几眼，就把事故處理完了。我忙端盆水請他洗手，可是他却背過身子和起泥來。

“老大師傅，不是修好了么？還和泥干啥？”我說。

“就这样破狼破虎的好看么？也得修修門面哪！”

老大說着，一手托泥，一手把牆縫抹平，把牆面塗白了，讓人看來显着格外整潔。于是我又把盆水端給他，可是

他还是沒有洗，回到屋里，他又把爐箆子墊高一寸，好引來地面風，便動手點火生爐子。爐火“呼呼”地越着越旺，我們全身都感到溫暖了。

爐匠老大笑咪咪地蹲在爐前，臉被爐火映得緋紅。他說：“你們二位是專家，滿腦子學問，幫我們考慮一個問題吧？”

“老大，什麼問題？”

“你們說說，在平爐擴大裝入量的時候，爐體容易發生哪些毛病？我們怎樣去維修它？”

老齊沉思一下，說：“只要及時維護好爐底，是可以爭取高產的。”

我忙補充說：“擴大裝入量所帶來的問題，就是爐底受到的壓力太大，被大量的鋼水沖刷，會有些損傷，要是你們能及時修補，我看問題不大。”

爐匠老大又精心地追問了一些其他問題，便說：“你們把談到的這些維修方面應當注意的情況，給我寫個材料吧，也好叫大伙更清楚知道，在這奪鋼大戰的時候，咱修爐班主動上爐維修的重要意義。”

“這容易。今晚寫好，明早捎給你。”我剛說完，爐匠老大高興地站起來，到外屋洗手去了。等他洗完手，正是三更深夜，我說：“老大師傅，沒別的招待，喝盅酒吧。”

“不能隨便喝酒呀！”爐匠老大邊說邊背起工具兜，連

連几个快步，推門走了，回头又跟我說了一句：“老赵，明天該你下放了，早点到班吧。”

老大的身影隱沒在風雪中，我站在門口遠遠地望着，心想：喝點酒身上暖和暖和多好哇，他酒癮那麼大，今天怎麼見酒不采呢？

第二天一早，雪霧茫茫，天色顯然還沒有人亮。我拿着下放鍛煉的介紹信，到冶金爐修理工廠，很快被分配到爐匠老大這個班。

我來到他們的待修室，只見在長長的板炕上，躺着不少修爐工人，都在睡覺呢。爐匠老大沒有睡，他坐在火爐子跟前，正縫一雙被火燒破了的大頭鞋。爐匠老大見我來，忙欠身子，歡笑而低聲問：“帶來啦？”

“帶來啦。”我把昨晚寫好的那份材料交給他。

爐匠老大放下手中的鋼針粗綫，驚喜地接過材料，細細地看完了說：

“好，好。你知道麼，有個別人，瞎地里總是不太同意‘維修上門’這個措施，說什麼：廠里有護爐隊就行唄！可他們就看不清問題：目前鋼產大了，平爐設備就更要注意維修啊！常言說，沒有好爐灶，燒不出好鐵來！喲，有這份真實材料，就可以堵堵他們的嘴呀。”

這時我才想起道歉，說：“老大師傅，你昨夜里捧着冷肚子走了，我們很過意不去啊。”

“灌我一肚子酒，就过瘾去啦？”爐匠老大說着，就把身上披的那件皮袄，轉披在我的肩上，推了我一把，說：“快上炕睡一觉。”

一句話把我說笑了：“大天白日，睡的啥覺啊？”

爐匠老大瞪着眼珠子說：“嘿！这不同坐办公室哩，到处就有一处的規矩呀！白天睡覺，就是为了夜里好好干活。”

沒容我分說，爐匠老大死拉硬扯，把我推上了炕，一件皮袄蒙头盖腰，硬逼着我睡。憋了一气，因为我沒这个习惯，实在睡不着，我悄悄爬起来。爐匠老大看我直瞪两眼，就笑着說：“你呀，这样可不行！”

“老大师傅，是我不困呀。”

“好，你就来帮我泡泡鞋底吧。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从門外走进来一个人，貼近老大耳边說：“快，全体到車間开会。”

爐匠老大的精神头，一下子旺起来了，忙把膝盖前圍垫拿开，又将我写的材料揣在兜里，才輕輕地站了起来。看样子，他的两只腿由于长时间的蜷縮着，有些麻木了，立起了半天，才活动开步子。于是他象找人个别談話似的，一个接一个地把修爐工喚醒。醒来的人，仿佛是受过什么特殊訓練似的，都輕輕下地，生怕吵醒了旁人。

大伙都走出門外，我发现炕梢上还躺着个小伙子沒醒呢，我忙喊老大：“……还睡着个人哪！”

“他干了一夜活，別叫他了。”爐匠老大往前走了几步，又接着對我說：“你暫且回去，寫個條留給他。告訴他醒了馬上來開會。別看他活干的挺虎實，我還要找他算賬呢。”我剛要轉身，他又說，“快去，快回。今個會，你得當我的班內參謀呀。”

我看爐匠老大走遠了，心里一陣好笑：老大這個班級干部，氣魄可不小，說封官就封官。方才我只不過是個泡鞋底的，現在一變而為“參謀”了。

我回到待修室，忙寫個字條，壓在小伙子的床頭上，就轉身走出來，奔向會場。

一眼望去，會場里真是火熱極了。紅綠的彩色標語飛滿牆，書寫着黑體大字：護爐當頭，向時間要鋼！特別是在台中心顯眼的地方，出現了幾個鋼廠向冶金爐修理廠提出的聯合叫號的競賽牌，上邊寫着：……只要你們維修好爐子，搞好設備，我們保證日產三爐。……

歡快的鑼鼓聲，也在會場四處鳴響起來。

開會的人早已到齊了，個個斗志昂揚，精神奮發。因為我遲了一步，只好擠在門角坐下了，可就尋不見爐匠老大這時坐在哪里。當我一回頭的工夫，才看他坐在門扇里边。他見我，嘿嘿一笑。

“同志們！人家鋼廠聯合跟我們叫起號來，咱能認輸么？不能！為了加快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，我們一定要為煉鋼開路。大家討論討論，我們修爐工人怎樣能滿足鋼廠的要

求？把爐子修的及时……”車間主任說話了。

“只要煉鋼廠的同志能千方百計的多裝快煉，咱們的工作一定跟上去。……”一個工人接着說。

“過去人家反映我們淨死按合同辦事——難求，這就是我們‘老大思想’。今後，我們要克服‘老大思想’，來個有求必應，保它平爐一順百順、百病不犯。”又一個工人說。

爐匠老大“呼”地站了起來，對着那個發言的小伙子玩笑地說：“你怎么一口一個‘老大’？竟拿咱的名字作對兒。”說的滿屋笑聲揚揚。爐匠老大這才又接着說：“我補充兒句。我說呀，咱們干脆來個一身兼二職，又當修爐隊，又當護爐隊，來個主動維修，護爐上門。……”

有人不同意老大這個意見，哄哄一陣嚷開了：“我們修爐班是做平爐的中修、大修活，怎么能整天圍着爐子干護爐隊的活呢？”

爐匠老大沒有吱聲，把手插進衣兜里，掏呀掏呀。嘿，必是掏我寫的那份材料。掏了半天，卻掏出根煙卷點上了。他看看大伙，斬釘截鐵地說：“咱們維修部門，就是要保證平爐高產！人家搞多裝快煉，咱坐在家還死死板板地按合同期修爐子，那怎么行？咱們也要徹底革命，迎頭趕上去！”

爐匠老大把我寫的材料掏出來，又說：“昨夜里得便，我向筑爐科的同志摸摸底，他們還寫了一份材料。照這份材料看，我們更應當修爐上門了。”老大轉過身，笑着向我

說，“老趙，你把這材料的大意說說。”

“參謀”這個角色，果然在我身上應驗了，我只好聽從老大的指示，把情況說明一下。然後老大又作了詳細的補充。

會一直開兩個多小時才散。不過爭論來爭論去，爐匠老大的倡議，還是被全體修爐工響應了。

我們走出會場的時候，那個在待修室睡覺的小伙子，才趕來。爐匠老大一邊迎他往回走，一邊喊道：“小馬，你真胡來，誠心不往好處干！”

“老大，誰誠心……”小伙子胆怯地說。

“你，就是你。”爐匠老大一聲接一聲地忿怒起來：“誰叫你喝酒上班？把個爐底修的洼了一塊，多丟人。我看，這不是工作誠不誠心，你喝酒就是破壞全班工作紀律，影響奪鋼。”

在這種場合下，我恍然明白了：爐匠老大不在我家喝酒，是說明老大把工作任务放在心上，怕酒後誤事啊！

“這咋能說是破壞？……那熱修爐底，在操作上就不易掌握嘛……”小伙子辯解說。

“好，你不服批評？等下班後，大伙開個會討論討論。”老大說完，低頭看了看，又變換了口氣：“來，快把你的大頭鞋脫下來，沒縫完就穿上？冒里冒失的。”

“不用開會，我服，我服。”小伙子走進屋，一邊嘻笑地說，一邊把那雙還沒縫好的鞋脫下來，交給了老大。

老大坐在火爐子跟前，一邊為小伙子縫鞋，一邊就開始

向我們布置工作了。

当天下午三点多鐘，爐匠老大一馬當先地帶領我們提前上了中班。廠區的上空，滿布着紅火濃烟，积雪早被这股热浪融化了，露出了建築物的本色：黑黑的烟囪，紅紅的柱脚，銀灰色的厂房，……在雪天里巍然矗立。

在我們趕路的當兒，小馬向我說：“……這‘護爐上門’的主意倒挺好，不過人家爐子要沒壞，咱上門干啥？湊熱鬧么！”

一句話，倒也提醒了我。雖然我一直支持老大的倡議，可事情總有兩面性啊！我攔前几步，向老大提醒道：“老大師傅，今個爐子要是沒有小修的地方，咱不是白浪費工時么？”

老大揚起被風雪吹紅的臉，瞅了瞅我，沒有說什麼，照樣向前趕路。這時我也猜不清老大想些什麼？反正看他的吧。

爐匠老大一登上爐台，煉鋼工人都跟他打着招呼，有的喊他“老大”，有的喊他“大老”，車間主任趕上前奇怪地問他：“老大！爐子沒到合同期，怎麼就來了？忘了時辰吧？”

“咱下放來了。”老大輕鬆地說。

“下放？”主任有點懵懂了。

“咱不在家等活，也不按老皇曆看合同期了，到爐上來，這不也叫下放么！”老大樂顫顫地說。